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二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二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閱

何新泉夫婦八十序

都宗人治都以宗禮家宗人治家以宗禮而邦國宗焉王化之所繇始也當其時習而安之者人各循祖宗之德合朋舊之雅雖貴爲天子無不明於曾孫黃耇之義長其歡敬而將以文物歲時之間飲酒歌詩未或敢廢夫大年之尊若

斯而稱壽之禮未見於載記則嘗以意度之古者之敬齒凡家之高年歲自爲壽者也今則自四十以往歷十年而始爲壽者也歲自爲壽者其爲事也數則以爲日用之事也故畧其文而不書歷十年始爲壽者則時曠而禮重故邦之人無不趨事焉今鹿城何新泉先生偕其配李太白君之八十而貞仲晉叔諸舅翁咸以婚友之誼歌咏發德則其行斯禮也亦已嚴矣夫年歲之稱名雖在人而歸命自天遂爲曆數故嘗

有求神於草木加意於養形者往往不能達於中壽至於妃匹之際盛年結褵欲保其齊齒則燕羽之差池又有難言者焉胡爲乎先生之與太君獨有其遇也雖然其所以致此則有繇也先生家饒於財而惡言其利故生殖之物不存心計而處巳以禮稱先王以敎其家人而不慕榮貴若其任比部公之致身通籍賴先生之力以成先生固無與焉太君爲中丞女孫少恭婦學不貴香薰之餙而懷絺綌之義事尊者以孝

而處卑者以寬八十年來閨門之內不聞有責
讓之聲而惟謹視其子孫閑以古則而勉之有
爲故諸孫無不譽文表異聲满一庠寥廓之翔
葢日可見焉夫觀於先生之一身智能不形適
其素朴踐物而安觀於先生之一家則內外協
而少長以順若此者游於天以待後之寵美者
日升而形常不搖又何用吹呴吐納爲彭祖壽
考者之所好乎則今之魚魚雅雅有充庭之獻
者葢將望先生於無窮也且王者在上東西之

序左右之學必有議養國老庶老者焉溥竊以
野人之一言俟其展禮矣

顧母柴太君六十序

賢父母之有令子固也然而又有言焉君子之行發於一身及其感應則遲速大小因而相權純言其身之所處則子孫之事可以抑而不稱純言其子孫之事則父母之意常有望而不及若是所謂無子而有子者又曷以焉且天地之義行於夫婦之間室家酬聽後先一軌要以求婦德之協則尤難之何則男子之志見於四方意所欲爲得以宣廣婦人之職則以閨門爲限

事不大於酒食而義常列於百世茍非嚴操齊壹無以持其終身之情而順成之饗荅蒼蒼者亦知其所爲之難而示以景福之備則全乎後者遠矣今觀吾母之事先生而稱未亡人也十七年於茲而有流玉爲之子流玉之離襁褓而爲母之子孫母之敎未加服而有令名於天下然則宗人之𢥞母氏之德又安可盡辭哉蓋母之生爲上胄故求之者有大人貞女之慕當之者有幽室數辱之讓然而學於宗廟則云素矣

是以大門之出日有光問雞鳴而朝於舅姑無不敬也笄纚以覙事於一室羣下之情無不遂也至於兩髦之嘆起於姸節而高行不衰積其日月以至於今之六十則歲晏之傷所以爲母者不旣棘乎夫人孰不有其母爲人之母孰不有其子故致懷於儀特者羞其重行常憂於天之不可問而後人之祥不意而至覙世之所謂高大顯融者則巳倍之至於有子之不能因其宗族之序與之以令人以發揚其幽德然後知

天之報施闕而復全於人倫之際益三致意焉流玉與余交不僅在紵衣之列每心推爲士宗以卜其當世之顯而吾母之徽烈復爲學者所矜尚竊欲私爲之記書其一通進之祠官而表能也當介壽之讌宴而先其大約意者愼始敬終以爲子姓凡今之有婦道者亦愼無爲其易者乎

徐母王太君五十序

今有介女庚婦懷大雅之志持形守氣不易其節則與邦君之室卿大夫之內子之有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今有清胄之子與其女子之子擇義而處耿然以立則與邦君之室卿大夫之內子之有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夫語其賤者事隱而身危語其榮者文顯而志約要之同其憂厄齊於長久比而稱之君子亦無所難易其辭矣苟於此猶有難易焉則將參文以

觀之繇其一人而論其一家若其一人之義以身斷焉可也若其一家之義以世斷焉可也溥始識方名郎閩瑯琊王母袁太君之弘節表臣式閭稱爲女師迨其後又聞太君之女適於徐令所謂徐母者與太君之行同故稱王太君者猶之袁太君焉太君有子曰孝若穆如先生之所遺也穆如先生以元宰之裔發往昔之德太君事之三年而生孝若生孝若二年而先生遂亡先生之志無所見於天下而後者之事悉以

集於太君之身當其時而欲鞠藐孤以順於舅姑和於室人不旣殆歟況爲之保傅敎其成人名於四方以彰先君之志尤事之莫究者也然令遠近之士無不聞聲而欲交孝若者則母敎之漸也孝若幼名殊慧始出就學即有春劒正履之風長則綜核經傳涉筆弘遠禮官儒林莫敢朋齒而原所儀矩母氏之外固無人焉葢婁之瑯琊號爲文學之族自元美敬美兩先生克大其猷天下之士趨之受經而太君爲敬美先

生女孫少所竒愛古文大義户授意說無所不
逹至忠孝節義感慨著存書爲憲誡伯姬貞姜
之行亦其性之矣是以歲星常周而風厲彌白
志存於清淨而行不惑於漢譯度所戾止自雲
間而來婁也殆將三十年矣孝若依於太君而
太君又依其母言之於昔日則太君之與其母
母固兩婦也言之於今日則太君之與其母又
兩母也以婦道帥而兩家之爲婦者從之以母
道帥而兩家之爲母者從之則所謂巾㡛之脩

念其蓊菲職日之醎嚴其出入豈獨太君與其
毋有之乎凡姓之近者無不化也婁之人士數
上其觴於太君之母矣今又以其觴上於太君
賢者之美度於是乎可覩矣變俗而起其刻本
德而勸其後與之論也亦豈過哉

徐伯母六十序

微者之言可以加於貴大夫之上取其若於道而已矧以之稱尊而道善尤事之不欺者也故自應社之立也兄弟之情父母之戚求所謂彼與此者無之所尊者事尊焉者有善則聞焉子不敢過譽其親以路於非誠爲友者不敢曬於其素固所譽而譽之以獻其親而多其諂言則夸文不設而敘德惟本凡應社之事父母而善兄弟者其義如是也今君和當母六十之生日

而屬書於溥命以一言抑何言之曉也溥於君和有骨肉之託其交既不在一日燕游之列而母之行事又爲邦邑之所稱頌徽言之溥已爲之矣君和操已卽物務爲賢人之大者其詳不可以盡若以余所聞吾母則誠壽考君子也夫女子之爲行也內有綢繆之結出有蘋蘩之儀動靜所形不離闈閫一旦舉而列之君子之林不已過乎然覯母之敬其尊章也順巳之父母以孝而相夫子以能也字下之恤其鄉黨之

以惠也雖古之君子何以加焉且爲母之道慈愛勤厚性所固然而視其子也毎不能不介於前後之所出小卞之傷作於后妃況其流之及乎顧母之繼先生而僃其前者之孤也於所生則有甚焉挈襁褓之子而使之成人重之以傳訓隆其費以至於不有其家無如之何而始勉君和於學以竟其志是卽君子當之不無勞悴之悲巳賢之嘆而吾母僃其劬瘁豫以自處則謂之壽考君子不亦繇其性情之至名其本來

者哉然則溥與諸子之舉爵以飲吾母歌其福履而有言斐然盖將以歡樂之誠告之尊者非矑察於翼翼之子詵詵之孫而加之也是則應祖稱人壽之禮也

沈伯母五十序

今天子改元之二年再四月之八日爲沈母張太孺人降生之辰年蓋五十矣徵夫歲次嘗聞其月適如母生之一歲不巳異哉夫天道符於上則人事應於下凡爲母之子弟者奔走讙舞圖所以宣美貢倩圖其職也且易稱鳴鶴詩咏鼓鐘甚言寥廓之地幽隱之所有聲必聞匹夫介婦之行義不容沒今母懷大德而膺服纜本而行之又竭讓焉雖然內則之順母之柔靜敦

孝學於其父母而有之說者不能以盡次也而
爲婦與母之道必徵於其夫若子則母固侍御
沈青嶼先生之元妃也先生以進士起家爲令
新昌以迄今職夙夜在公不忘民艱選茂士之
最者以進於大家須者載路成官七祀家無溢
錢寔惟母左右之若所舉才子則吾友崑銅所
謂天下士者是已稽經樹學出其神明三代之
行身爲之而無所震藉故端究訓始依於母氏
不亦盛與夫母以一家之儀被王者之命而夫

子與其子克備其德人倫之盡雖前此之世為封君食采者曠然未有見也而溥與諸子之交於昆銅且以五倫相屬惠愛之情踰於一姓昔人有言若母吾母知非徒謂之而已是以屆生聞母之壽走使千里以外不泥濫有及止以告之溥與諸子溥與諸子發屆生之書而讀之愛敬油然以起欲衣冠焉登堂而拜焉如見壽母焉退而思所歌咏則形勢夸麗之辭無有存者不得已而申之而樸略不概其意若是則千里

以外可以獻於良友之父母者惟溥有心爾然而列筐與篚擊鼓考考世不多其人哉而溥終不敢以爲文也至於言念生日加其繇樂稱天以祝義或在其中焉

吳鎮樸先生六十序 代

古者士之有朋友常比於天子之有公諸侯之有卿隆辭之況意義各存要之繇而等差其道大矣故朋友之事非一人主之必先自其家之尊者謀焉其家之尊者欲爲子之擇其友也非徒與聞乎故也必身爲之而多致之親見其人之可與處也然後通姓名具拜問屬之以人倫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若曰自此以往凡吾子之事不獨爲父母者聞之也朋友皆與有責焉

是以子不告於親不敢私友其友爲人之友者不得其親之命不敢輕許人以友益深欲得賢者以榮其親而慮不賢之爲親辱也吾社之行此而取友者多矣若吳子扶九之大人鎮樸先生者其尤樂道而稱著者歟先生本宋邢國公之苗裔累代高顯譜文爛如而篤義輕財世有傳序殆若性然非有所轉移希度也扶九以盛年大器敷文緯國名於當時天下之士無不樂與之游復社巳興歲月有會道里之間日相逮

也然扶九之有此舉也先告于先生先生樂焉
而後達其意于天下所以爲之者益其重也是
以朋友之籍常周萬里以時而集數恒廣湊先
生皆與之般接發其話言所謂童子汜席長者
侯門論交之禮於是乎備矣退而識其人得其
賢者而不忘則門內之訓有以相勗而歡愷日
進是以孟樸之言曰鎮樸先生之爲父也扶九
之爲子也復社諸子之爲友也於人事可謂略
矣而五倫則詳於出門之求而謂遠矣而取指

則近前此之人視之多有不給者焉是非眢爲之言也大道之威在乎無徒而斯人之傷歸於謬予後之則已甚也約之則已失眞也先生明乎此以教其子扶九明乎此以事其父型躬論物登其兩術而去其兼疵則朋友之理助乎家庭者深矣即今先生六十之生日四方畢達推高曾之源流揚當代之隆問以致賀於先生先生紆方服召子姓而受之則一時之冠葢號有先之者乎予雖留跡汝土亦踵繼同社雜進

末言要以志慕人倫慶其齊契蓋不待觀大義

于他日而後知父子之至也

侯太夫人八十序

往者啓東侯公之立言於朝也諍辭而不回義形於色而强禦無可畏若曰吾以之事其君一家之事非所與也已是時太夫人春秋高論者以爲公身未可許國令數摩切左右以巳悉之而不擇其險易亦大雅明哲之所懼也予始聞而惑焉及察太夫人之行事與其言語然後知或者之論非質也凡公之所以蹈難不顧號於王庭者皆太夫人志也太夫人之言曰能爲君

之臣者斯可以爲吾之子不能爲君之臣者必
不可以爲吾之子子而學焉所以學爲人臣也
旣爲人臣矣而忘其所學則非吾之望也故子
而處者以處之道與之子而出者以出之道與
之在家者修行底善無所干言於朝在朝者獎
義匡過無所勤思於內且吾子諫臣也奈何以
我之故當國家之難而不一道也是以公順其
意而正色於朝寺人之亂首發共謀不遂而退
耕於野五年之內瀕於危者數矣太夫人殭飯

食輕歩屢示以泰然之色而告之以順命之正要於臣子之義無闕而已且公之奮然於有讜也長君豫瞻次君雍瞻寔與聞焉若此者其猶然王母之意乎何一家之德遠也葢侯氏世有顯人後先乘軒不減古之公族而又代以禮義爲永永之訓是故侯之子弟羞富貴重廉謙貴老而使幼而太夫人家本儒者克襄夫子警公路之剌而大三壽之德施之於後而無不若所固然也抑太夫人亦覵於昔之所謂粲粲者乎

美其衣服而儉於爲義度其人亦未忍於遂忘其親也失於一時之所從欲反而不可復得則不得不徇以父母之身而輕絕其先祖之誼及時勢再易悲其曉曉而無如之何則重爲戮笑天下議其爲誰氏之子而因以譏其身之所出不孝孰大焉今太夫人行年八十復見當世之清明而長孫即出而有用於時諸子若孫確行練學備端士之選辦顧瞻在側有不存者然以公之憂國盡瘁不有其年而上之於母而太夫

人之身乃以享於無窮則公雖息形便房猶之
乎行其臣子之義也爾介壽景福之詩而無忘
其原本之志凡爲子孫者其念之哉

何母毛太君六十序

何母毛太君者賢母也敎其子謂聖以讀書學古之道可謂至矣敎謂聖而及謂聖之弟三人妹一人其所謂少子季女之恤又已至矣至於今年且六十而爲母之子之友者始羣稱壽焉顧念母之獨居而敎子則十年矣歲月日以加而母氏之敎日以勤遠爲之子者可不夙夜無寐念其勞苦哉然謂聖之所以自處者則已甚也代其母以視弟與妹者則又甚也敝廬窮巷

服餐不繼而聽誦不怠績文昭如經營積勩弟妹成行婚匹無不得也此在素封之子好言仁義者猶或難之而謂固窮者之易行其惠非情矣且謂聖高才儻耀衆士扶服而每試不能發舒其志溥見之未嘗不執手曰嗟乎子之難也夫富貴貧賤旦夕殊觀而情事之形先於家室今以謂聖之敏奇而屢蹶而母未聞有幾微之不平動乎顏面此豈不深知爲其子者之博學遠大無役役於日前而急之以傷其志哉況母

相夫子以有成家產滋殖而欲子之大有爲也
爲之禮賓客治飲食卒以須累以既於困毋有
湛氏之志而子未見士行之報其謂之何則溥
又有言矣稱壽者不稱水之流而必之山不稱
凡木之榮而必之維松與栢以其能止與久也
所謂不能止與不能久者一敗而不奮見可悅
而移其情之謂也則今之爲謂聖誦者正其學
而强其骨嗜好不搖以待夫時之至所以壽毋
者莫大乎是矣

錢昭自先生五十序

稱人壽之道以其所際者言之乎抑本其所以立者言之也夫以其所際者言之則人將先求乎自寬之遇望其寵而榮其志苟富貴適意者莫不期逢大之曆發胥慶之辭不必當世之賢者而始能之也惟本其所立者以為言然後高明之家不敢以一日之豫有所邀祈於天而正直以處者不言祝釐而常為神明之所與是故人生之始體應八卦氣備五行使匹夫為善當

其成童之日已有千歲之計況今之大人君子惣究天下者乎若吾昭翁先生躬植人紀爲世楷則筮仕以來辭豐處儉歷其勞苦有封疆之託於是脩安攘務平富闘戰之日百姓安之先生不伐其功而退居於鄉窮邊之民與凡爲將吏各執事者莫不歌思焉是以先生身閱當代之治亂而意無所動年及艾而不生二毛亦其自立者强也然而先生之所以得至於今日者其艱難險阻未易一二言也大猎之變成於倉

卒而一時和之者遂因其勢以搖四海聚正人而被以部黨之名加之燔灼先生獨起而抗之折其强武以清君側遂嬰寃逐瀕於大危而先生志在聖明彈琴詠鳳之際殆有古人之悲焉或曰璫之有意於鉗掠也內廷之臣爲甚其外者次之先生固居外者也海上之隱其猶可解皴抑知外臣之及於禍當其時尤有不測者焉任之以疆埸而隨之以深文奸回之吏伺其長短一不當而即加以不道之辱卒以先生之龐

而多大功不能爲閒而又以其爲廓園魏先生之執友也鄉邦之戚當與同難是時非獨先生岌岌也即先生之子彥林仲芳負天下之奇節公正慷慨動稱先民將不容於匪人之讒誹則爲先生之一家者不亦殆乎及

聖人既出群悖始解先生猶被裘採薪無意於珪爵之榮而王命洊加寄以心膂有司日至其門勸先生之一出然後知君子之所立並不可苟然而已也事有乎高閎而不與其家人之謀

成勞在國大其廓清之志而義不更於憂患則今日之舉爵亦蒼生之所望也孫卿之書有曰國安磐石壽如箕翼若以稱先生也則庶乎矣

龔南虞六十序 代張受先

予少爲兒時卽識所謂龔氏姑丈葢自予之祖姑適於顧故顧之諸叔若太因仲佳儼若星褎於先君子皆有兄弟之道丈之匹則諸叔之女兄弟也稱先君子爲兄而先君子稱之曰姊子小子稱之則曰姑名雖中外義猶一家相與以德且世世矣丈年未束髮則列諸生是時弟子員數狹不及今什之二衡文者恒貴重其器物不以假人高大之門欲媒取而不得其術而丈

以童子備其選一時長者矜爲殊龍予猶記數
歲時學誦文字先君子撫而言曰以予之年而
望青青之子衿若龔氏姑丈可矣丈亦時至䀢
予以粻餌予見丈亦輒持其袖以其所贈爲樂
今雖壯大少時之情未或可忘也然丈雖少爲
諸生頻遘家閔人倫之厄易以傷志而丈與姑
𦕓力以處克康其室君子於是知其難也且以
丈之材奮其時勢足爲國用而適無其偶徒發
唵𠼢之嘆顛毛已白而顧其後人復不聞所謂

詵詵之羽出其闈闥丈之意其將有發憤感慨
寄其無聊者乎雖然丈無子而有其女不獨有
其女而且有其兄弟之子以爲子兄弟之孚少
而能文而女之所託則浦子聖卿寻之中表兄
弟當今文士之岌然者也聖卿之得志於時也
予將見之矣則與丈之得志寧有異焉夫以丈
昔日之多艱家無一畝之積而今則可以贍三
族以寻之姑有逮下之仁不能獲男子之祥以
安丈左右之所求而晩且有子婿之遇行見其

被章服以寧胡考繇是觀之丈之得全於天可謂終吉矣予故樂隨諸叔之後遠申一言若言之不文猶然曩日也

王母俞太君八十序

爲母與爲婦之道未聞其有以異也然君子於凡爲母者必重言之夫亦論其事而已矣爲婦之道嚴事舅姑本其初生之謙順以奉承乎宗廟則徽美章顯而瑕過隱塞一家之人無不稱願焉或常命之不淑斂制壹意不念其後而捐身以從後世高而紀之曰某氏之婦賢且烈也如是則其事畢矣若爲母者始爲人匹繼爲人本幸而賦君子之偕老則執勤以終不敢言瘁

不幸而身稱未亡則男子之事皆其事也代夫以養其尊者而又爲之謀其似續經紀其物以光大其宗義取於從子而事難於治外故爲婦者不必其爲母而爲母者無不兼乎爲婦歷歲多而處變審未有踰於斯者也吾友王錫之爲瑯琊之令族自高曾以至王父三世皆爲貴人而錫之之母俞大君復爲廷尉俞仲先生之子本高門而適良匹士族之盛孰有過焉且先生以鄉大夫之適子敦行屬古六藝之文歸其滸

閫而輕貨財廣賓客以不有其所聚太君雖盛於裝遣亦盡其儲以佐夫子之慷慨迨先生已

而錫之兄弟孤立則廉吏之後有葛衣之嘆列然太君之教諸子也不以昔之有餘而有所憾於今不以家之不充而有所致疑於道躬帥女憲為後表式言不踰閾而教若都授是以錫之肇華之日即有廣智之譽至於衣裘帛而舞大夏則隆名成焉辛丙之役主文者讀錫之之文而悅之欲冠一經而卒有所阻同人之悲其

傷已甚要之不足以難錫之也上字之遇文字表襮而必原孝弟今錫之既攬涉英文領其光實而撫兄之孤常若已子事嫂之禮猶之事母則登德而受寵置身於日月之側豈其遠乎故太君之春秋八十勤勞險阻備嘗之矣而予小子私慶其無憂者則以爲有子若孫克纘前業從容以竢之大帶之飾固其初服也然反覆道之而不敢忽者則以母氏之篤若較之豈少之年持明白之節者難易又相百也爲錫之者愚

親之年而無小其南山之義爲錫之之友者詠
世之德而無隱其烈考之志益具在乎斯祝矣
何則凡今之人罔無不有母也

許給諫母夫人七十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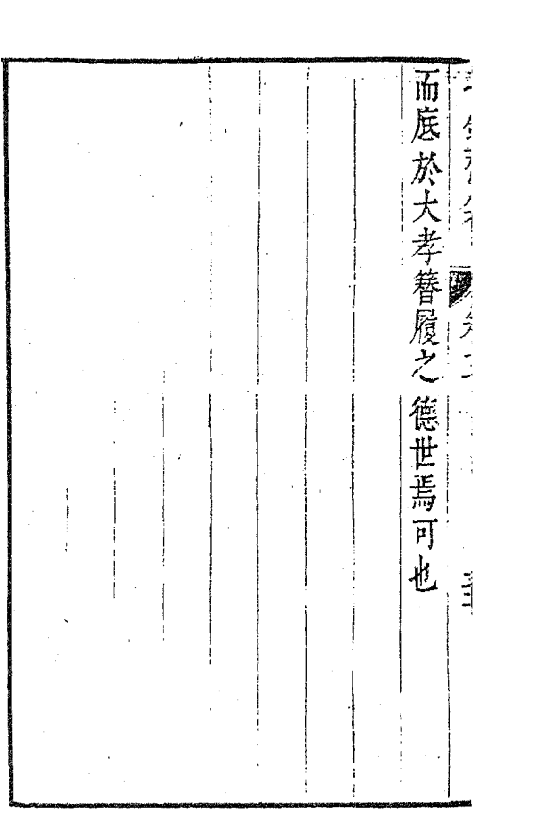
嗣皇帝御服之元年給諫以奉常累勩晉今之官而太夫人之七袠當之抑何嘉祉之駢會也於是舉邑之人於給諫之旋里門而上壽盛詩歌潔尊罍鳴豫而發德咸有燕喜之助焉雖然觀乎後者不可不序其初聽乎謠樂者不可不原其艱難之所自始夫惟出乎艱難而謠樂漸與之應然後知今之所受者非幸也若給諫之三歲而失怙讀書恪行訖於成人太夫人之矢

靡他而親鞠子食貧不給而律身以爲訓則艱難之至矣是以四時之盡而有堅氷冬之義也天物聚瑞而良玉是表君子之德也稱婦人之志與操而取象於斯不其重哉不其重哉而給諫於𨻶隱之日即承母氏之懿以名其堂徵之宗族而順也徵之家人自臧臺以下而順也徵之鄉之艾者與其孺子而順也則可謂之質矣且繇諫官之職而廣忠孝之思昔之人恭嘗言一倍天子而正三公之不逮莫有近且嚴者也

東修之士志乎致主不爲宰相卽當爲諫官然
宰相之位積久而始達不能遽行其意而任諫
官者釋蹻不五載卽得立乎殿陛贊我后之大
猷則是官之爲良非獨天下之令子拜獻而求
致焉凡爲賢母者無不欲其子之至於斯也且
以人子之身而言拜獻所拜且獻者亦誰之身
乎固父母之遺也父母遺之而教之以立身又
教之以事君當夫勝衣之年卽裁以强仕之道
覽乎孝經次第畢舉矣是故有子而賤貧父母

之慮猶未見其遠也有子而富貴則所以慮之者無之而不具焉何則賤貧之子謀不周於四壁計不越於布蔬極而規之一家則止矣若夫進於富貴者躬社稷之事而圖莊輔之理爲之而効君之昭也臣之順也爲之而不效則臣之罪也親之辱也一家之慮與夫四國之憂其爲難易固何如哉是以人之爲臣必始於爲子而君之求臣因焉入而不可以對親者出而求贊焉而無所以見其君事君而意有不可明者反

而面於親而不能有以安其夙夜今覩於給諫之端純而彊立斯於兩者無媿矣夠人臣耶塞義在無私而話言之出納必謹時爲賢使給諫前乎此以膺今日之職奮於公道而內受摧抑嬪訟之不已而無繇布其四體即欲歸而委魚擁佩上食於母氏之前一稱讙都其可得乎夫忠孝之盛衰常因一時之治亂而責在喉舌神聽攸係此不使尤以聖人之出爲玆獻祝之大者也則從此而國家奠焉子孫象焉篤其忠貞



而底於大孝簪履之德世焉可也

楊太夫人八十序代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此魯頌閟宫之辭也然因是詩而廣之其義通於人臣矣是以爲人子者立行於家而君顯其身有得則親同焉有祿有位則親同焉非惟同之而命之所及必先推而上蓋亦根本之理和順之効也雖然君寵之而不能必其親之可安及可安矣而不能必其飲食之福久於其君之賜斯又日月在天𠫵之而已若夫冏卿楊公之太夫人行誼賢淑秋最高

則考之於道分且齊姜[illegible]矣夫人處於高門歸乎上士內則之文未有不正也家人之義未有不舉也而遇則已傷矣爰嘆彼婺在其盛節[illegible]物情之可抑乎而太夫人覩於際之前後事之難易存其身以發志則惟冏卿兄弟之是帥是訓也篤教不愆而冏卿以加布之年遂列名王所追服政而土厚物良鳴琴可聽至於近天子之光大圭宜焉孰非母氏之軌憲哉乃言念苞茂季子則已貴矣諸孫之中又有出而行其學

者矣若是乎世德世官惟太夫人始之則歷小劫之風雨而顏色不渝登年未艾固自然也至於今始曰耄焉列諸綦縞之中亦可謂國老矣而又居殖殖之庭被朱黃之服所以享粻受秩者豈其旣哉不佞辱在衿契方欲酌禮獻頌而冏卿之門人已盛衣冠而謀所以進言夫緜子弟之念發歌謠之誠爲之說者不得交也祗有懷此一章託對秋月而已

呂翁七十序

稽諸禮經所謂王者敬老之文抑何至也然而不能通之於今則時爲之也夫時之所殊大禮因而損益豈敬老之義當世遂絕與葢亦行之有不同而其法與意卿大夫士庶適爲之節文也間以意論之引年之典莫重於古而不閒所以稱壽之禮鄉飲大射之儀在今則古事而已而求其順齒而加敬焉文雖不舉而家修其實孝子以之事親嘉賓以之答貺自曰艾以至期

頤之歲未敢有忘以是知壽之為說即古王者
敬老之遺教人為孝之道也吾友賡虞當其大
人之七十而徵詩舉觴盡四方之士發其美祝
於禮不已備乎然則質而名之本其近古者以
為之辭誠哉其朋友之事矣賡虞刻身度萬敷
文單要而纏綿天性尤其自然皆與于言其六
七歲時見其大父訓翁坐晚嚴切即涕下交如
退思勤勖于聞之未始不窮窮然也翁年逾壯
而承父之教有嬰兒之色賡虞之年未及受經

而見翁之所以事父則油然以起非純於孝而
思其大者安能乎是以翁左右將順視疾病而
偕患難歷年七十皆其爲子之時也及今而賡
虞繼焉爲子之道猶之乎翁則呂氏之世有其
父世有其子王者之意行於一家可也况進而
詠王明懷三德大孝之終不愧昌志豈獨有壘
有畝盛賓客而輕貨財傲彼錫爵之爲樂乎予
之於賡虞素矣重翁之壽而言其人其所爲朴
厚高淳者不能次第其詳而止言其根原之善

一於孝乎正之是則天下之通敬老近父之所
繇興也

唐封翁六十序代

繇世德而言春秋之曆衍五疇之論極其上者若深本之有穉不爲異也是以茗上唐翁之壽人之獻辭者莫不序充服贊介圭美其所受而富爲之說葢曰吾其共後先文鵷之列以偹步曇也若然則翁之爲壽一天之福民也哉夫次其安吉不如稽其人者之有禮也語其子孫不如從其身者之有原也今以翁之少長詩禮嚳出人倫以廸以和歲暮而節不變其於古者吉

士之行夫巳性之矣是以及於兄弟兄弟則宜及於族人族人則潤念常棣而輕貨財耻生分而不自有其産亦義之至難者也積美自躬而顯白在後貞瑜神瑛之苗長公先發其榮則翁固綠綟而執簡矣以近之稱富貴者觀之方謂時之粲粲可以豐屋廣簷出入矜曜窮天下之娛而翁則益自儉側車騈不陳臧獲循誠若謂斯人之穀也好爵之自天也旣受其賜矣如之何其輕之於是隱焉而托之於詩夫詩之爲數

具於風雅而稽其所自寓物寫事皆發乎君子之正翁而有當於斯情性旣合而篇章與應未有不極其温厚和平者也則凡獻壽者之雜然而來也盍因是而䌷繹焉詠楚辭之覽揆考嘉憲於惇史竊以爲愈於秉瑤華而褒青蛇也

蔡翁蔡母六十序

爲朋友之父母壽者必先以朋友之德將之致其美憺發其歡心然後夫人之言舉焉故爲人子而欲壽其父母者有其志者也同爲人子而壽人之父母者有其辭者也志不可明而托於他人之辭他人不能虛爲之辭而必因乎其人之志則孝與弟備矣夫然而今日之群酌醽醁祝於伯引之二人者蓋亦繇其道也伯引學嚴而格方非前者之言不稱非遠古君子之行不

道若人者不聽於塗巷可以知其門內矣雖然其袪之修也而有其本也夫本之爲言正乎其親之謂也故子賢則親之賢子聖則親之聖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義未嘗不通也况身有其隱德與令名者乎然則稱吾翁與母者言其平日而巳矣吾翁吾母非衣約食餰仁義以教伯引而伯引之爲子也當食則有問當寢則有問亟亟乎惟身之曷濟以順其朝夕則所謂言其平日者非獨二人之爲也一家之善出其中矣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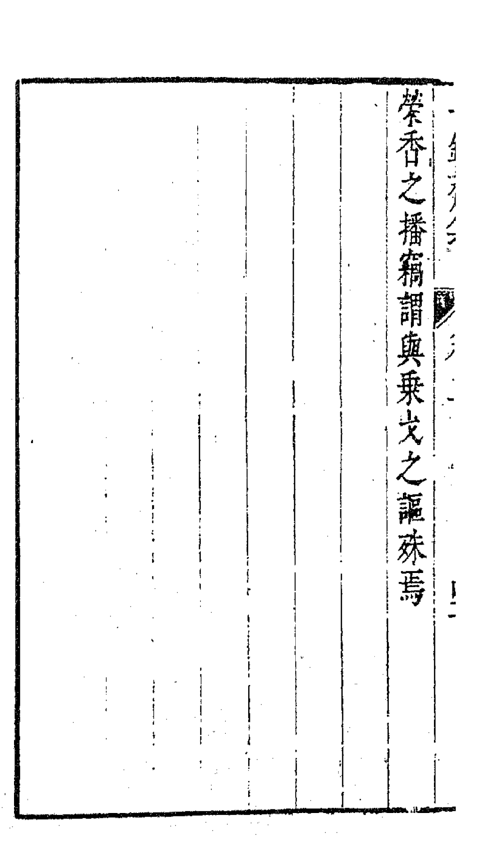
然自翁與毋言之其善一家也自伯引之爲子者言之使得君而顯其身所以及國者不外是也夫天下之任其勝之者不預期而士之有志者當困約無聊窮愁讀書之際嘗意之以自廣旣以豫已矣而又以豫其親遣其不平而使之潤於覲後不亦勤勤懇懇愛敬之至哉是以伯引當二人之壽援朋友以見志而朋友樂焉而使某爲之誦而某將廣大其說臨文又有愼焉是皆人倫之道不可忽也

徐伯母朱太君五十序

太君之德鄉之人皆能言之其言者以爲女士也巾幗而道古也三十年獨春獨夏獨秋獨冬行如白月又經後人以禮男唯女俞節節然裁於大雅也故用以化盛鬋之姨姊備玉儀之清貞徽徽之音起焉雖然其辭鄉人也抑末之有原夫天地廣大之理首明於易之尊卦生人義聚矣推説爻彖者或云剛朝柔夕陽木陰草要該坤文而念勤勞之正萬事皆究焉若太君者

非克盡夫坤之爲道者歟當其有鞶未施志循孝論不以冠族自燕潸女子之節也旣歸而膺祥順和氣內浹兄公女公之倫後房僩奚之屬靡弗彤洩君婦之職也及靜好不終髮而立於上下之間見君舅君姑身稱子見諸子身稱父於時尤有難焉太君則顏色必臧饍饈必柔代夫子之祿養而辟嗣用綏家其及事者室其不館者妃匹有序長幼是稱葢足嘉也至於龔敎不懈列童子而受書或口授經義手畫方甲直

闈之內與塾之際聽其歌詩弦誦若在西河焉此亦子政之傳所列上科也是以太君之子棨學區中咸輝然有白圭振鷺之譽而九一尤藐猶長承訓誓以自黼藻行惟庠序言惟琪瑤今則已發軔矣亦祗秉母氏之則約清履方禄其霜雲求之本迪九一上德於太君太君上德於夫子一坤道之所爲作成也故邁新塋而出潜玉太君之幽懿即當著於大烝之彝而溥等先於茲五十之生日一申言語夫亦以彰節在人



榮香之播稿謂與乘戈之謳殊焉

錢如春六十序

圖史之爲美非必其諷詠之也但使與周旋久近紙墨而望顏色卽所業以列屋蠹亦可離彼汶汶永此賦年矣且觀世所稱夸利或逐星軺冒霜鎌寄情於蹲鴟留眄於稌穧皆未免蓋神傴貌以事塵勞而左右文翰者所習皆正書之體所游皆六藝之得銀鉤日致而風清不雜是爲豫也錢子學周素知書雖服賈而不離其本置區高市蓄逸篆異文以求果布又工磨洗長

編勒篇無墜言句無黝字遂羅雅譽於策府其所云交素悉當世魁梧長者而若翁卽春復樂從賢茂問往悊之號名舊書之來處闔尊勸隣洎然蕭檥今有身在承明而念季生畨必曰如春吾故人如春吾賢主人以常主翁家翁善訊能慇勤有古道也適翁六十生日其子嬉蛤舞進觴而欲以余一言爲前夫三壺十灘志記詳委取以效祝翁所熟也且辭亦不比嵇質則莫若道其典常求所旨倸則風雅之音遜於彈琴

擬篇矣又何必其冠解果也

徐冏伯泰掖先生七十雙壽序

熹廟初朝臣追恩鬥溯玄黄議起逆璫漸竊柄用事吾婁徐泰掖先生職南垣抗疏指論最危切既申五款中言留直臣慎詔獄謹內批三事尤觸時諱及大璫攘袂逐正人舉朝重足一跡先生馳疏爭之强且力吉水將謝位復堅請畀任羣小側目余讀諫書爲蹶然起中夜不能寐因念泰昌天啟之際弓劍痛深山谷飲泣凡爲臣子晝夜盡傷趙盾許止之義者干日月貂璫

暴盛邪說橫興佞臣附之變易蒼素黨賊者詼
爲公忠討賊者斥爲誣罔卽宋紹述之奉王氏
僞學之禁程朱未有謬亂若斯者也先生居諫
官六垣晨星幾虛無人獨偕一二同志正襟矢
論投書北闕冀悟本朝一時直節比漢司隸逆
璫忿威福批根株私立要典以代刑書凡先生
章奏詆訶齮齕將加刀鋸幸天厭惡冠裳無恙
李光將危秦檜先斃古來君子遭顛踣而獲福
祐者適然耳豈意所及哉　今上御極先生以

初服累勤晉秩冏卿恪勤乃職者六年世謂其
人鳴鳳其勞積薪游平忠誠仲舉議府擺鬬立
致乃先生薄塵埶乞歸田　朝廷許其休沐里
舍霈大用家園輕輿子姓燕適今年冬與李恭
人並稱七十歌偕老獻既醉者詩篇相屬恭人
慈儉備德長公羽虞次公儕生名耀黌序豐羽
高翔季豹左庚甫就外傅嶄然見頭角有墅壑
之目諸孫武陟方平輩好學修行咸本祖德振
其家聲余嘗闢沙溪諸老人稱先生伯兄泰垣

儒林名宿以孝友忠信與羣從相砥礪雁行之間肅若嚴師先生登高第伯兄方逝撫其遺息甚於親生李恭人治衣履察寢食黽勉婚嫁訓以成學羽虞兄弟覲孚濛周客諸伯仲猶同胞聯明居處友愛忘形一堂之內宗黨讓齒子婿娛侍朝夕授經閒暇飲酒想泰容之高吟念莊周之休老暢情世外不如其門庭也余與令似羽虞幸托姻好稔習生平又親見權璫煽禍變態滄桑襲雲霄之貴者嘗汚泥之辱修松栢之

節者多風雨之思先生名在黨人獨脫禍難碩果僅存老成不墜其始也議論可得而闘其人不可得而殺其旣也公卿可坐而獲其終不可得而親蟬蛻芒𠂻拂袖山阿有子有孫宜家宜室抱膝待時清白及世覩後人之變化集繁祉于一身此固申屠名士樂與比肩洛蜀羣賢歎爲弗及者乎先生歆矣再爵而恭人三爵而諸子矣